

陈建功

小说选

北京出版社

丛书设计：王 晖

本书设计：刘占远

·北京文学创作丛书·

陈建功小说选

Chenjiangong XiaoShuoxuan

出版：北京出版社

(北京崇文门东大街51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孙史山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12开本

10.75印张 265,000字

1985年10月第1版

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8,800

书 号：10071·080

定 价：1.75元



序

我是一九七三年开始写小说的。“辞赋小道，壮夫不为”。不过那时我混得挺惨，为了找点出路，便开始舞文弄墨起来。在那么一个时代，为了那么一个目的写出的小说，好得了吗？

一九七八年以后，我开始明白一点为人之道了，也好象摸着一点为文之道了，写小说仿佛也成了一件快事。本书便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选集。可是，我还是保不齐自己哪天又要把这些小说否定掉。

至少，现在我已经认为，我的作品不多，质量平平。当然，我自认为写得还算认真。

因此，这一本集子，等你有空的时候，随便翻翻就可以了。

是为序。

作 者

一九八四年九月于北京

目 录

序.....	(1)
京西有个骚达子.....	(1)
盖 棺.....	(21)
丹凤眼.....	(39)
轱辘把胡同 9 号.....	(64)
找 乐.....	(99)
人境拾零三题	
他们是瞎子	(151)
老憨来找我	(156)
“您”	(161)
蜜 月.....	(168)
开 膛.....	(175)
流水弯弯.....	(178)
迷乱的星空.....	(207)

✓ 飘逝的花头巾·····(242)

被揉碎的晨曦·····(272)

✓ 太阳石·····(285)

小说起码·····

——代后记·····(335)

京西有个骚达子

道地的北京话和我们现在所说的“普通话”不尽相同。北京话里有许多俗语，会说普通话的人未必能听懂。“装骚达子”就是一句。其实，这句俗语几百年前就有了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来到稻香村，穿着贾母送她的皮褂，头戴昭君套，围着貂鼠风领，黛玉就笑她“故意妆出个小骚达子样儿来”。无非是说她“装洋蒜”的意思。可这话传到这会儿，渐渐引申成“装傻充愣”的代名词啦。这位是北京城里的人，岁数又不大，就要问了：“我怎么没听说过？”是啊，这句俗语在城里可不兴了，可你出北京城西阜成门，坐上336路汽车，奔西，经五孔桥，过苹果园，再奔西，出了三家店，那就是京西矿区了。你到那儿听听，“装骚达子”这个词儿，在开玩笑的话里有的是。

京西矿区有个燕岭煤矿，燕岭煤矿有个采煤二段，采煤二段有个掘进工，大名皮德宝，外号“活骚达子”。

其实，皮德宝本不是“骚达子”。干活儿凭一膀子力气，对窑哥们儿凭炭盆子似的肚肠，顶多是爱开个玩笑，

要个活宝。瞅不冷吼上两句黑头戏文呀，平地上冷丁儿地翻俩毛跟斗啊，大伙儿谁不乐得跟他一乐？可是近半年来他可愁坏了。他爱人在甘肃地质队，夫妻两地分居七八年了，一直解决不了，这也罢了，小两口无牵无挂，大皮又是想得开的人。可半年前他们添了啦，三十四五岁才得了个儿子，还是剖腹产，能不金贵？地质队那边流动性大，条件差，他可不忍心让儿子跟着妈东跑西颠的。怎么办？找找领导吧，偏偏管这事的领导是“溜主任”。“溜主任”就是刘主任，因为一见工人来找就要溜，所以人送外号“溜主任”。“溜主任”爱溜，自有他的理由。工人找他，跑不了就是要房啊，请调啊，解决两地分居啊，要求困难补助啊……“唉！”刘主任总在叹气：“‘四人帮’那会儿，你们屁也不放一个。如今讲民主了，都来了！我能干什么？甭说我芝麻大的官儿，我就是长着三头六臂也解决不了！”心里有气，回家跟老婆孩子撒撒还凑和，跟工人可不敢撒。没法子，溜为上，难怪工人说他是属鲇鱼的。赶上这位“溜主任”主事，皮德宝还想调老婆来？第一次找去，刘主任哼哼哈哈，说挂上号了，一定关照，一定关照。第二次找去，刘主任说了，调个人可不易，比你困难的人有的是，还调不过来哪。第三次刘主任说：要不你自己到马路上贴条吧，找着对调对象再说……第四次第五次，刘主任干脆开溜了。这可把皮德宝气坏了，一看就知道刘主任根本不上心给办。可干生气又有什么法子？好心人给出主意啦：某某某某是怎么调来的，某某某某的房子是怎么要来

的。“跟他装骚达子去！他要滑，溜？你黏住他，让他腻烦你。缠得他没法儿，不帮你调才怪哩！”哈，装骚达子？装傻充愣，给他添腻？这活茬儿皮德宝可没干过。可他不怵。不就是装装骚达子吗？他见过。是啊，兴你跟我耍滑头，不兴我装装骚达子？

皮德宝一装开骚达子可了不了，真把个“溜主任”给腻烦透了。

除夕晚上，刘主任正在家里捏饺子，皮德宝给他寄来一封厚厚的信。信纸一张一张首尾粘接，连成长长一条。信还是用毛笔写的，活象给青天大老爷的万民折：“主任，除夕夜，遍矿区灯火一片，您一定按计划部署好了饺子宴。您可曾想到，您的一个工人正为自己的老婆孩子发愁……”下面，是困难一二三，请求一二三，最后，通知刘主任：明儿，大年初一，他要率领回家探亲的老婆（有肝炎！）孩子前来府上拜年，但愿主任能体恤下情，早日使牛郎织女团聚……这一封信害得刘主任过了个败兴年：大年初一那天，早已约好了亲家来吃饭。刘主任一边笑脸殷勤地在屋里应酬亲家，一边还得偷偷往窗户外张望——要是皮德宝真杀来了，赶快挡驾呀！

皮德宝还没缺德到大年初一去砸人家饭碗，可这事还不算完哪。过了年一上班，刘主任正主持开会，“砰砰砰”，皮德宝进来了：“刘主任，真对不起，过年没去成，让您久等了——孩子病啦……您看，我这困难……”刘主任说：“我这开会哪！”皮德宝说：“好好好，我等等。”散了会，

他真坐在台阶上等着哪：“刘主任，忙完了？我跟您念叨念叨我的困难……”刘主任气得高声说：“冲你这样，谁的困难解决了，也轮不到你！”

皮德宝笑了：“哪能啊，谁不知道您是刘青天，小民无礼不为过，您，您要跟我一般见识，这不……这不丢了份儿啦！”

“我是害人精！我盼着天下两口子都分家！”刘主任气得连掴自己耳光的心都有，“你……你得体谅体谅领导的困难嘛！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！”皮德宝还是笑嘻嘻的，“可是刘主任，我的困难大啊，您看，我们两口子倒没啥，那孩子……”

“克服克服嘛，孩子找个私人托出去，多花十块八块的，又省心，照顾得还周到呢！……”刘主任掏出烟，递一支给皮德宝。趁皮德宝点烟那会儿，他摆摆手，脚底象抹了油一样，走了。

走了？走了就成了？你别离开这个矿，常赶集没有碰不上亲家的。再说皮德宝这个骚达子也真装到家了，能饶过他？

那天吃午饭时，刘主任买了碗红烧肉，刚端到饭桌前坐定，皮德宝也端着饭碗过来了：“刘主任，吃什么好东西？”

“没什么好吃的。”刘主任瞟了他一眼，指指菜碗，心想这小子又要憋什么坏哪！

皮德宝在他旁边坐下了：“喏，红烧肉啊！”他把自己那碗熬茄子推过去，“唉，比不了您呀！”

“比不了我？戒了你那口烟，什么都有了。”

“我早戒了！”皮德宝说，“全因为听了您的，把孩子托出去啦，一个月四十块钱，再搭上吃的用的，我一个人工资没啦！我还得养活我那个病妈哪……唉，没法子，过了年就没沾荤腥啦！”说着，他用筷子把刘主任的红烧肉碗拨过来，漫不经心地掐着瘦肉，“嗨，主任，咱哥俩儿没得说，共产共产，我来点瘦的就足够了。”

刘主任血压高，买红烧肉时专要了一份瘦点的，谁想到填了皮德宝一大半，恼不得，笑不出，还得强咧着嘴说：“吃吧，吃吧。”打这以后，刘主任买了饭再也不敢在食堂久留，匆匆端着回办公室吃去啦。

……

皮德宝装骚达子，治得刘主任四处逃，知道的工人没有不当笑话说的。谁不赶上点困难要去求领导呢，都知道刘主任不尽心给大伙儿谋福利，把他给治了谁不乐？“溜主任这号人呀，非装骚达子治他不可。这不，甬溜，黏住啦！”

只有一个人看着不公，生气。谁？皮德宝的同屋，六十七岁的老光棍王凤祥。

王凤祥走了五十多年窑，解放前被人叫做“臭窑花子”，连老婆都讨不起。解放时呢，三十六七了，一个人过惯了，也没了成家的心思。日子过好了，多挣了俩儿钱，喝吧。这么着，每顿饭二两“二锅头”是少不了的。喝完了，沏上一壶酽茶，端上小板凳，往宿舍门前小石桌边一坐，和

家属区来的孩子们杀棋(青年人是不和他杀的,棋太“臭”),赌弹脑门儿。有时,端起茶缸喝水,棋子儿被孩子们偷了,他发现了还气得搁棋盘。六十岁那年,在井下干不了啦,又没家没小,退休了也没个去处,干脆安排他给工人宿舍分报纸、传电话。人的岁数一高,又有点孩子脾气的話,青年人最爱跟他逗。王老头就是这样。小伙子们一见他就说:“王老头,给你介绍个老伴儿吧。”王老头说:“行啊。有个条件:每顿饭二两‘二锅头’,半斤猪头肉,她一两也不能尅我的啊。”小伙子说:“哟,找个侍候的,还不能亏了你的酒,倒美!”王老头说:“不美怎么着!告诉你,咱这舒坦日子,你们拉家带口的比得了?给个县长都不换!”

且说这老头儿和皮德宝两人同住一个屋,一老一少,关系倒热乎。可越热乎越少不了吵架、抬杠。老头儿看着皮德宝给领导捣蛋就气不过:“共产党哪点对你不好?‘四人帮’把咱折腾得够戗了,你也捣蛋!”皮德宝说:“哟,王老头,把咱比作‘四人帮’啦。”王老头说:“捣蛋就是‘四人帮’!”皮德宝是个“杠头”:“那您半夜掐死我,省得害人。”王老头乐了:“我不是你爹。我要是你爹,知道你这么捣蛋,生下来就掐死你。”皮德宝气他:“当爹,你还没这福气呢!下辈子吧!”王老头一赌气,第二天跟孩子们下棋,不赌弹脑门儿啦,凡输了他的,都得叫三声“爷爷”。这时他就要看着皮德宝乐:“当爷爷比当爹怎么样?”

这天中午,王老头从刘主任办公室路过,看见门半敞

着，里面传出皮德宝的声音：“……不是我故意打搅您休息。我要是没困难，也呼呼睡去啦，大中午找您，撑的？我的事是这样的……”王老头探头一看，刘主任穿着背心裤衩，刚刚被皮德宝叫起来，没精打采地听着哪。

“骚达子！”王老头气得一甩门，走了。

皮德宝回到宿舍，王老头正等着他哪。

“共产党哪点对你不好？‘四人帮’折腾咱够受了，你又搞什么蛋！”王老头总是这几句车轱辘话。

“共产党样样对我好。不是共产党的天下，有困难我还不提呢。”皮德宝又开始抬杠了。

“就你这么个提法？人家刘主任是专给你一人办公的？这年头领导得忙乎多少事，可你……不知深浅，越忙越添乱，为点子屁事去装骚达子！”

“屁事？说你这个人养活孩子不知道当爹的难。去去去，光棍儿没有发言权！”

要是往常，一老一少就这样辩下去，直到吵出一句可笑的话，两个人噗哧一乐为止。可今天，老头子真气了：“我没发言权？不就养活个孩子吗！女人生来就会养孩子，还能把你老婆难住了？甭跟我云山雾罩的，唬弄不了我！说你想老婆，借孩子茬儿调老婆就是了，你那点鬼主意，当我不知道！”

皮德宝哭笑不得了。真是老光棍，他以为养个孩子跟养小猫似的哪！“算啦算啦，跟你说这些还不如跟牛说哪。我问你，我爱人天天要上班，她那单位新建，没托儿所，

把孩子搁那儿？她又有关节炎，一天到晚的尿布谁洗？……”皮德宝说着，拿出张照片，“你看看，这次回来我们照的。”

王老头接过照片：“这是你老婆？”他曾经参加过皮德宝的婚礼，记得他爱人是胖乎乎的。

“怎么样？为了这孩子，瘦得跟狼似的啦！”

王老头没话说了。

“唉。”皮德宝叹了一口气，靠在床上，把爱人这次回来跟自己抹着眼泪诉的苦，全抖露给王老头儿了。

王老头儿听完，又半晌没说话。难怪大皮这些日子总是焉头耷脑的，特别是一接到甘肃来信，免不了在床上翻“烙饼”，叹气。抽完一袋烟，王老头冷丁儿地说：“谁让你净跟主任装骚达子呢？这些正儿八经的难处你也不去念叨！”

“我的亲爹！我的舌头都磨薄啦，能不念叨吗？”

“你那念叨法儿当我没见？你好好说，他能不帮你出主意？”

“出啦，他那主意好着哪。让我满街市贴条儿，找对调，这主意等于没味儿的屁！”

“你的要求也太高！要求把孩子接来，在矿上入托儿所，不结啦。”

“我说啦！我说：‘刘主任，让孩子来矿上入托吧，那我也知足啦。’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‘我不能开这个口！’……”

“我不信，你真好好说，他能撼你？”

“老爷子，你行！你去试试怎么样？”皮德宝扯开嗓子喊起来。

“嘿，瞧你说的，共产党的干部我见多了，我还怵头怎么着？”王老头放下茶杯，提上鞋子，说着就要去。

走到门口，他又回来了。

皮德宝说：“怎么，尿了？”

老头儿说：“要去，我也得掐着人家忙完了正事再去。不象你，屁大的事折腾得领导不安生！”

吃过晚饭，王老头儿没敢喝酒。估摸着刘主任也吃过饭了，就朝他家去了。一路上，他还想，这会儿矿上正忙着，雨季要来了，当领导的不知多忙，只能跟刘主任讲十分钟。咳，十分钟也讲得清楚了。我王老头儿在矿上也几十年了，没跟领导提过一次什么要求，这会儿去说句公道话，领导还能不信？只要说得在理，能不帮助解决？想着，不觉到了刘主任家门前。

刘主任正在院里坐着，刚吃过饭，小方桌上摆着茶壶。他的老小子在桌子另一边做功课。

“刘主任，这日子挺忙吧！”王老头推门进去了。

“哦，是王师傅，坐，喝水。”刘主任说，“怎么，今儿有闲心串串？”

“是这样，”王老头儿一时竟不知从何讲起了，“刘主任，……您知道，我……我在矿上几十年了，也……也没麻烦过领导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老工人的觉悟都很高嘛。是老工人，当然不能跟那些年轻人一样，动不动闹福利，讲待遇……”他帮老头儿斟上了茶。

平常爱说爱闹的王老头儿，越发不知怎么开这个口了。他确实从来也没给领导提过什么要求，不知道打那儿说起好。

“呃……是这样，我……有点事也要麻烦领导……”他双手拢着茶杯，支支吾吾地说。

“哦？——”刘主任脸色一沉，随即又强笑着说，“单身一人，不愁吃不愁喝，每天分分报纸，传传电话。您会有什么困难哪？”

“……我说的不是我自己的事。”王老头急急忙忙打断刘主任的话。

“谁的事啊？”

“是我们屋的皮德宝，他……”

“哦，他呀！”刘主任冷冷一笑，“骚达子装够了，没法子，又派你来帮他走路子？”

“不不，我……我自己来的……”老头儿舌头根又硬起来。他抹了脑门一把，已经渗出汗星儿了。

“哦，自己来的。”刘主任瞟了他一眼，慢悠悠地说，“王师傅，您是老工人，可不能带这个头啊。报纸上不是说啦，咱们反‘四人帮’那会儿，谁也不提自己的事，想的是国家、党。如今打倒‘四人帮’啦，得想着四化，为什么要为自己闹福利呀……是啊是啊，您不是为自己，可有的

人为自己，您可不应该帮他出这个头……”

“哎，哎，”王老头儿连连点头，他站起来，“那……我走了……”他迷迷瞪瞪，出了院门，象是干了一件错事，脸上那嗜酒造成的红斑，越发红起来，连成通红的一片。他一边走一边寻思，刘主任说的有道理，国家也是这么说的。可大皮真有难处，就不该提了？哎呀，他这才想起，大皮的困难，他早就一二三在心里排好了，谁想刚才心里一慌，压根儿还没向刘主任提哪。再说孩子入托，不是自己交钱吗，算得什么“闹福利”？……他捶捶脑袋，又一颠一颠地回到刘主任家院门前。

刘主任正要出门：“怎么又回来啦？”

王老头儿说：“是这样，大皮的事也算不得什么闹福利……他孩子入托，您给说一句话……”

刘主任说：“我知道啦。他提过。可他孩子才半周岁，离入托年龄还差三个月。”

“三个月？”王老头嘿嘿笑着，一副央求的样子，“您不能通融一下？让孩子入托算了，他也确实有特殊困难。”

“哎呀，我的王师傅！”刘主任看看手表，“要是咱矿上就这一个半周岁的孩子，我何必驳您的面子？您得为领导上考虑考虑，现在干啥也不能轻易松口。我答应他一个，紧跟着来一大帮，我怎么收拾？……这事，您甭管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今儿晚上俱乐部有电影，〈秦香莲〉，去看吧，去看吧，啊。”

……

王老头往回走，心里好不得劲儿。这后半辈子他好象还没发过这么大的愁。天气好热，站在永定河边上，一丝凉气儿也没有。他解开怀，掏出烟锅儿，坐在河边巴塔巴塔地抽着。身后便道上，赶去看电影的工人们还笑着跟他逗：“王老头儿，闷了？想找老伴儿了吧！……”他气得骂了一句咧子，远远地坐到一边去了。

他寻思着，权这玩意儿，倒是有点儿用处啊，象大皮这事，算得了什么呢，刘主任一句话，齐了。咱当工人的，没职没权，算你跑断了腿，咋也不济。可他又骂起自己来：冲你这么干就行了？人家刘主任不比你高明？人家肚子里得装着全矿的事哩。答应大皮一个，都闹着把半周的孩子入托怎么办？……想来想去，觉着还是刘主任的话里道道儿多一点。可回去见了皮德宝说啥？照着刘主任的话去说？皮德宝不还得尥蹶子？闹、闹，早晚不得栽在这“闹”字上？……他越想越烦，烟锅儿一个劲儿往鞋底上磕，震得脚掌子生疼。

回到宿舍，皮德宝在屋里。

“老头儿，吃瘪了吧？来，给你沏好茶了，喝一杯，颠颠气儿吧！”

王老头没言语。

皮德宝乐了：“明白了？对这号人，不装骚达子弄腻烦了他行？”

王老头儿说：“别瞎折腾了啊。”